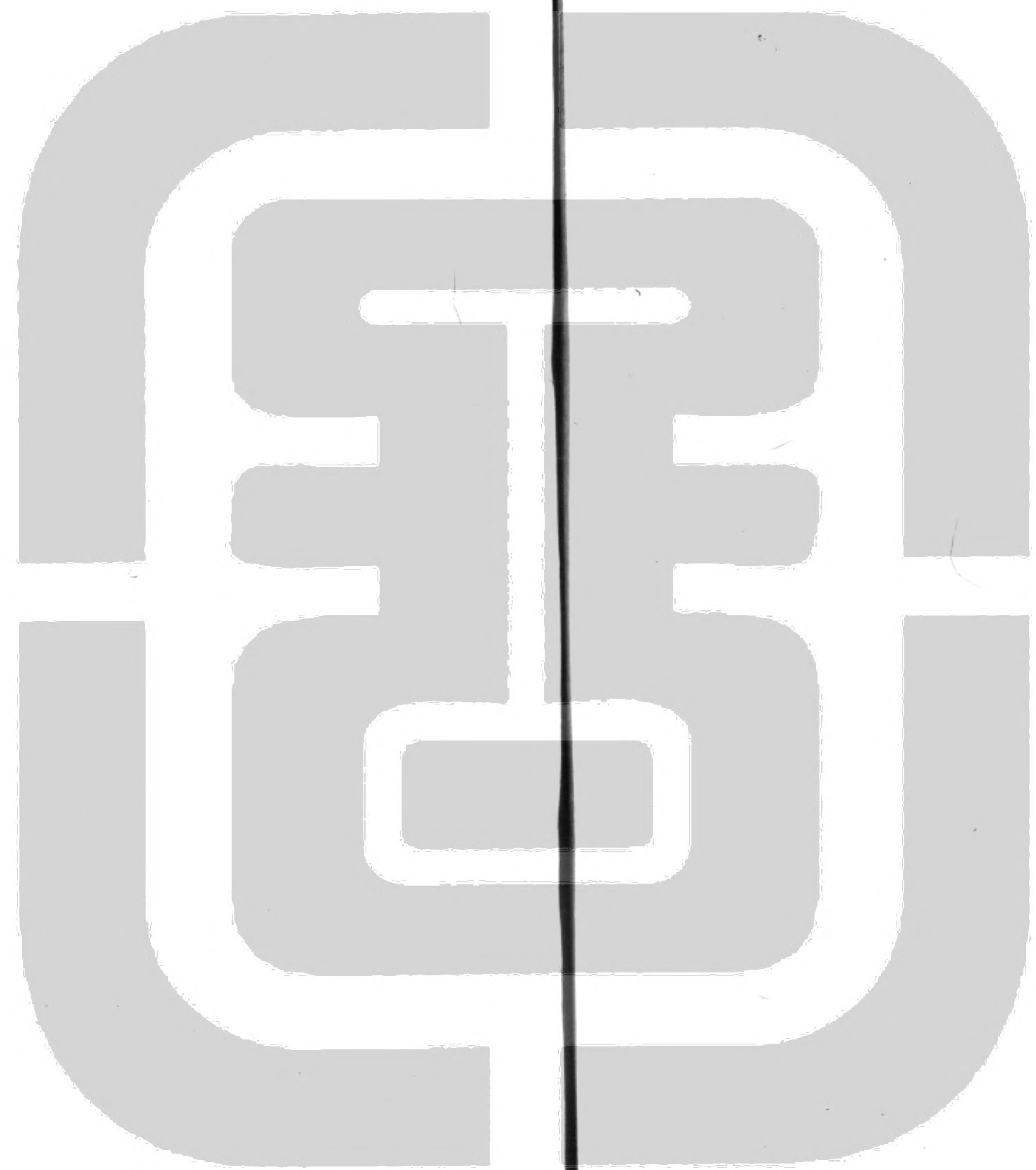




駢

志



駢志卷之八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丁部下

南華經論九徵

人物志論九徵

莊子孔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天猶有春夏
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
不肖有順猥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
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

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物志平陂之質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強弱之植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懌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其為人也質素平澹中散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九徵有違則偏雜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異稱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德之人更為美號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一徵謂之

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

純許似直而非直純宥似通而非通

一至一違謂

之間雜間雜無恒之人也

善惡參渾心無定是無恒之操胡可擬議

無恒依

似皆風人末流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

呂覽八觀

劉邵八觀

呂覽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

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
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汗
無之而非是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人物志劉邵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
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
所由以辯依似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
機以辯怨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其常八曰觀其聰明
以知所達

名覆金甌

名內甌中

柳氏舊聞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

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
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
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

五代史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及
姚顥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甌中夜
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丞相封侯自弘始

三公封侯自林始

丞相致仕自賢始

漢書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公孫弘本無爵乃詔封弘
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爵自弘
始也

馬志崔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
自林始也 裴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
封三公其失同也

漢書地節三年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
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十二為司空

十二為上卿

傅子云荀仲豫稱禹十二為司空

戰國策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
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橐七歲為孔子師今臣
生十二歲于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乃見張卿說

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為上卿

十五相荆

十八宰阿

說苑荆公子年十五而相荆 抱朴任能篇昔者荆子

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

又子奇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

後漢書郎顛薦李固云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

稚齒化阿有聲

山東相山西將

巴有將蜀有相

漢書班固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

馬六
卷八
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郿王圍甘延壽義渠
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
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
聞蘇辛父子著郎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
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
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詩修我甲
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
流猶存耳按師古曰王圍爲強弩將軍見藝文志
華陽國志巴西郡屬縣七去洛二千八百一十五里東
接巴郡南接梓潼北接涼西城土地山原多平有牛馬
桑蠶人自先漢以來僦偉俶儻冠冕三巴及郡分後叔

布榮始周羣父子程公弘等或學兼三才或精秀奇逸
其次馬盛衡承伯才藻清妙龔德緒兄弟英氣曄然黃
公衡應權通變馬德信王子均勻孝興張伯岐建功立
事劉二主之世稱美荆楚乃先漢以來馮車騎范鎮南
皆植斯鄉故曰巴有將蜀有相也

拔士爲相拔卒爲將

擢士爲相擢校爲將

後漢陳寵曰三辰不軌拔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爲將
唐書魏元忠曰陰陽不和擢士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

將

九十五日至三公

并志

卷八

五

三

三十六日擁麾蓋

張璠漢記荀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茂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至三公

世語南陽州泰頰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宣王爲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服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籌策績效

鄧禹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

來歙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

後漢鄧禹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

漢魏春秋天子以公

曹操

典任于外臨事之賞或宜速疾

乃命公得承制封拜諸侯守相詔曰夫軍之大事在茲賞罰勸善懲惡宜不旋時故司馬法曰賞不逾日者欲民速觀爲善之利也昔在中興鄧禹入關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爲河東太守來歙又承制拜高峻爲通路將軍察其本傳皆非先請明臨事刻印也斯則世祖神明擁達損益蓋所用速示威懷而著鴻勳也其春秋之義大

夫出疆有專命之事苟所以利社稷安國家而已况君
秉任二伯師尹九有實征夷夏軍行藩甸之外失得在
于斯須之間停賞俟詔以滯世務固非朕之所圖也自
今已後臨事所甄當加寵號者其便刻印章假綬咸使
忠義得相獎勵勿有疑焉

魏武喜得蒯越

周文喜得柳敏

傅子蒯越蒯通之後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
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
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
疆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

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 又載記慕容德至

莒城封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于得卿也

周書文帝克復河東見柳敏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

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卽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

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賓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

令監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爲朝廷政典 又劉璠

降達奚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

武先令璠赴關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

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

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 又舊唐書太宗征遼東還

謂薛仁貴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闔外之寄每欲抽擢

驍勇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李熹二爲司隸

劉暉五爲司隸

晉書李熹爲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凡爲二代司隸

又劉暉爲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凡五爲司隸

七百吏半非舊

八百吏多稱當

傅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

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傅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

舊唐書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郭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紀綱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袞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袞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

馬六 卷八
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
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
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
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

宓子賤治單父

巫馬期治單父

呂覽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間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
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

不然弊生事精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汲黯卧治淮陽

景丹卧鎮弘農

漢書武帝召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
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
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
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
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後漢書陝賊蘇况攻破弘農生獲郡守景丹時病帝以
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

但得將軍威重足以鎮之足矣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思

漢書何武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

赫名去後常見思 又傳子曰傳嘏爲河南尹當時無

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晉書謝安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

黃霸功名損于治郡

呂乂名聲損于郡縣

漢書黃霸材長于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

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

蜀志呂乂代董允爲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

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

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于郡縣

王尊請以身塞隄

蕭愴請以身塞堤

漢書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

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

洗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

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

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

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
南史始興忠武王蕭愔爲荊州刺史六年州大水江溢
隄壞愔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
恐或請避焉愔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
乃登堤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醮酒于流以身
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

移書顯責

移書勞勉

漢書薛宣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始高陵令楊湛
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按不

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
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
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
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
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
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
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
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
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
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

薛恭本縣孝廉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粟邑縣
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又郡用事吏爲
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
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
優于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
道焉可憫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勉所職卒
功業

仇季智以孝經感母子相泣

韋景駿以孝經感母子改悔

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爲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
有陳元者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誚責以子

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

元少孤爲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

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後成佳士

舊唐書韋景駿爲貴鄉令縣人有母子相訟者景駿謂

之曰吾少孤每見人養親自恨終天無分汝幸有母溫

清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

取孝經付令習讀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請改悔遂稱慈

孝

召父杜母

邵父陳母

東觀漢記社詩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

馬六
卷八
三
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用力少見功多
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詩曰前有召父後有
杜母

交廣記祥符九年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颶風不爲
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
我二苦

後有三王

後有二君

漢書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
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
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

後有三王

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爲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
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懽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
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
王後有邊延二君

願乞侯君

願借寇君

願復耿君

風俗通侯霸字君房爲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
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都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
弱相攜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
期年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

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而具以狀聞
後漢書寇恂爲潁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代朱浮
爲執金吾後潁川盜起從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
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東觀漢記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
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
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
純爲東郡太守

號稱神君

號爲神君

號曰聖君

續漢書荀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爲師爲朗陵侯相

號稱神君

晉書曹攄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而出之
尅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
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
號曰聖君

又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
張允爲父報讐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
歲餘令允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允逃者允曰有
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于
獄產一男曾赦得免其仁感如是

以付樊公

已寄蘇公

後漢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以付樊公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人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實非盜而便放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中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云但存府君其隣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

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付蘇公矣賊遂去 又南史王猛爲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 任延教民牛耕

王景教民牛耕

後漢書任延爲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嘗告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

又王景爲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

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

民益種芋

長自引芋

列仙傳酒容者為梁丞相使民益種芋菜曰三年當大饑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汝南先賢傳袁安字邵公除陰平長時年饑荒民皆菜食租入不畢安聽使輸芋曰百姓饑困長何得食穀先自引芋吏皆從之

蒲鞭

葦杖

後漢書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 又異苑

崔景真守平昌有惠政常懸二蒲鞭而未嘗用

文選安陸王碑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 曹子建詩蒲

鞭葦杖示有刑

降者欲去皆聽

寇者見獲放還

晉書羊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

北史周廣川公測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盜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

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

伏臘放囚

年終放囚

後漢虞延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德應期而還有囚于家被病自載論獄既至而死 華陽國志王長文元康初試守江源令梁書何鳳為建安太守放囚事同

南史謝方明晉末宋武帝加晉陵太守為驃騎長史南郡相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還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主簿弘季咸等固諫方明

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不來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嘆服 舊唐書呂元膺為蘄州刺史放囚事同

元日放囚

至日放囚

北齊書張華原為兗州刺史獄有繫囚謂之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閉今給假五日足得展謁親親期盡當還也 因果應期而至

南史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惟一人失期至曰此

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
又梁書席闡為東陽太守傳岐為始新令冬至放囚
俱同

以江名子

以陽名子

至江祚別傳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之
又孟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人之
生以孟為名 又東觀記任延為九真太守使男女皆
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者二十餘人後多名子為任
又魏志鄭渾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
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

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
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新唐書陽城字元宗出為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罰
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侏
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既求之城奏曰州
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
名子

發姦摘伏

發伏禁姦

漢書趙廣漢字子都為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於掾
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服廣漢精於吏事尤善

為鈎距以得民情其發姦摘伏如神

又張敞字子高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
伏禁姦不如廣漢

曉告姦黠主名

勘取盜賊名簿

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

翁歸言

北史韓裒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裒密訪
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乃悉召桀黠

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署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
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乃取
盜賊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
即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
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褻取名簿勘之無差
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削投書主名

得投書主名

漢書趙廣漢教吏為鈛笮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
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
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許廣漢得以為耳目盜

馬志 卷八
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

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授投書孟康曰箭竹箭也如今官受密

事箭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錢減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箭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今投于其中也箭音

同

魏志國淵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汙赭輒收

持縑悉斬

漢書張敞為京兆尹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巷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日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舊唐書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浚不善謀反以城降賊事洩劉昌裔密計斬之即召其麾下千餘人食之賞縑

馬志 卷八
二匹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
營士子文首殺竇禮

書吏李若首殺盧顯

魏志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
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
省者乃辭詣廷尉高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
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
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
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
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
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作言次日汝頗曾

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
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恠知事
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
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
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
戒

魏志胡質任東筦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言而
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
色動

分帝鹿脯

詐市牛皮

北史齊彭城景王洸爲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
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
脯去明日告州洸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
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
又洸爲定州刺史時人有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
常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禽姦如神若
捉得此賊定神矣洸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求價直牛
主認之因獲其盜

道烏

亭豬

漢書黃霸更有謁者霸勞苦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

烏所盜肉

又霸具爲鄉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

還謝亭長

逼攝縣令

漢書趙廣漢嘗記召湖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
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
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
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
子有以自效不忘御厚意

北史邢邵爲兗州刺史吏人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

馬志
定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
夜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舉州不識其所以

辛公義革岷俗

高士廉改蜀風

北史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公義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輦來安置聽事迎醫瘳之躬勸其飲食于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兒復瘳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有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

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

舊唐書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土俗薄畏鬼而惡疾父母病有危殆者多不親扶持杖頭挂食遙以哺之士廉隨方訓誘風俗頓改

獨立使君

錙脚刺史

北史裴俠為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帝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眾皆默然周文乃厚賜

馬志
九
三
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舊唐書薛大鼎爲滄州刺史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鎗脚刺史

改架柱爲浮橋

以賦塲當苦築

舊唐書韋景駿爲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泛溢舊隄迫近水漕雖修築不息而漂流相繼景駿審其地勢拓南數里因高築隄瀑水至隄南以無患水去而隄北稱爲神腴田漳水舊有架柱長橋每年修葺景駿又改造爲浮橋自是無復水患至今賴焉

又牛僧孺爲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鄂岳斬黃觀察等

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版築賦菁茆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茆苦版築之費歲十餘萬卽賦之以墉以當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蠹弊永除

祝神數虎悉斃

移文虎不爲害

九國志謝傑爲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爲暴人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屏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咆哮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斃

汝南先賢傳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奔移文獄神虎不爲害

鄧遐斬蛟而江水俱赤

趙昱斬蛟而江水盡赤

襄陽着舊傳晉鄧遐爲襄陽太守城北江水中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流血江水爲之俱赤因名曰斬蛟渚亦謂之斬蛟津

方輿勝覽犍爲潭中老蛟爲害太守趙昱率甲士千人夾江鼓噪昱持刀入水有頃江水盡赤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隋大亂隱去不知所終後嘉陵水漲蜀人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于波面過宋太

宗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

羌胡以刀自割

匈奴黎面流血

後漢書鄧訓爲吏人羌胡愛惜及卒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又耿秉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及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

按黎卽務字古

通用務割也

諸胡以刀割面

夷人爲之劈面

魏志倉慈爲燉煌太守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于戊巳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

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又清河王懌爲元義誣死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

太公誅齊居士

孔子誅魯聞人

韓子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家語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

馬志 卷八
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
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
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
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
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
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又世說中朝人
共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
剖人充膳盜跖為甚顏光祿曰為惡彰露人思加戮隱
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為甚眾莫能屈
叔向不坐弟虎
劉廙不坐弟偉

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

叔向弟

囚叔向人

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
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
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

大夫

祁奚也

室老

叔向家臣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讐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
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
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

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鯨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魏志魏諷反劉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

叔向不坐弟虎

詳見左傳

古之制也特原不問

廙別傳曰

初廙弟偉與諷善廙戒之曰夫交友之美在于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衆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人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

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此直攬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于難

典衣典冠兼罪

先令後令俱誅

韓非子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爲矣 論衡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

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 夫驂乘之呼車
典衣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
仁惠之情俱發于心然而于韓有罪于衛爲忠驂乘偶
典冠不偶也

韓非子昔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
諸侯之君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
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

漢高約法三章

李特約法三章

漢書沛公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
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

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
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

晉書李特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與蜀人約法三章
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 又李雄僭稱成都王
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

李離必行理官之法 腹蘗必行墨者之法

史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
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

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劔而死

呂覽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勿誅矣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宣子舉韓厥厥執戮其僕

楊素薦榮毗毗法繩左右

晉語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隋書楊素薦榮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左雄薦周舉舉劾奏雄

崔洪薦郤詵詵後糾洪

後漢書左雄薦周舉爲尚書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

晉書崔洪爲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

史郤詵代已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崔侯謂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案法者冀州刺史

殺卿者兖州刺史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餞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法也遂舉正其罪

晉書荀晞從母子求爲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

馬志 卷八
將毋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從犯法晞杖節斬
之從毋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
兗州刺史哭第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

將吏卒入丞相府

漢書趙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魏相府門卒令
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
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
奉齋耐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
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
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

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
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
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
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
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
實丞相自以過譴管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
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
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
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
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
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後漢書龐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來俊臣按狄仁傑

侯思止按魏元忠

舊唐書地官尚書狄仁傑爲來俊臣所脅引之承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仁傑旣承反有司但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得憑守者求筆硯拆被頭帛書之叙冤苦置于綿衣遣謂王

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家人得衣中書仁傑子光遠持之稱變得召見則天覽之愕然會鳳閣侍郎樂思晦男年八九歲其家已族宜隸于司農上變得召見言俊臣苛毒願陛下假條反狀以付之無大小皆如狀矣則天意少解乃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仁傑等曰不承反臣已死于枷棒矣則天曰何謂作謝死表仁傑曰無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遂出之

又侯思止按制獄苛虐日甚嘗按中丞魏元忠曰急認白司馬不然卽喫孟青白司馬者洛陽有坂號白司馬坂孟青者將軍姓孟名青棒卽殺瑯琊王冲者也思止聞巷庸奴嘗以此爲諸囚也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而

馬志 卷八
倒曳元忠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惡驢墜脚爲鎗所掛被拖曳思止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斬之元忠曰侯思止汝今爲國家御史須識禮數輕重如必須魏元忠頭何不以鋸截將無爲抑我承反柰何爾佩服朱紫親銜天命不行正直之事乃言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非魏元忠無人抑教思止驚起悚怍曰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教引上牀坐而問之元忠徐就坐自若思止言竟不正時人效之以爲談謔之資

會春頃足歎

會赦未暇省

漢書王溫舒爲河內太守以九月至盡十二月郡中無

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頃足歎

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北史田式每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

董宣爲洛陽令豪彊震慄

周紆爲洛陽令貴戚跼躄

後漢書董宣字少平爲洛陽令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

師號爲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周紆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士名吏數問里豪強

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

菜傭乎于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躄京

馬示
師肅清

乳虎

卧彪

漢書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廼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肆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

直讀曰值

按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

北史李崇沉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當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彪賊甚憚之

號曰蒼鷹

呼為皂鵬

漢書鄧都為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舊唐書王志愔為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皂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鷲之視鸞

雀也

少年場

例竟門

并志

漢書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丘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出瘞寺門垣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垣東少年場生事諒不謹枯骨後何葬

舊唐書則天子麗景門別置推事院專令來俊臣等按鞠亦號爲新開門但入新開門者百不全一王弘義戲謂麗景門爲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以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來俊臣每鞠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瓮中以火圍遶炙之並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噉之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又以索元禮等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卽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卽死十曰求破

豕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矣囚人
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視
膽飛越無不自誣矣則天重其賞以酬故

矣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

蜀賊尚可羅尚殺我

玄謨尚可宗越殺我

後漢書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

晉書羅尚為平西將軍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
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
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

反更為禍

南史沈攸之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
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三年
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勿跋扈付丁眡

勿反顧付奚度

南史諸葛長人謀作亂及到門武帝引前却人閑語凡
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
丁眡自幔後出于坐拉焉死于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
其弟黎人眡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眡
又大明中有奚顯度者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

道勤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曰經死
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腓脛人間謠曰寧得
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
酷虐如此前廢帝嘗戲曰顯度刻石為百姓疾比當除
之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又高帝誅黃
回回時為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此恐為亂召入東府停
外齋使桓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為之語曰欲侮張
問桓康又北史崔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語曰
莫獍獬付崔楷又唐永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
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
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

隋書崔弘度為襄州總管吏人莫不戰慄長安為之語
曰寧飲三斗酢不見崔弘度

舊唐書屈突通為右武侯車騎將軍奉公正直雖親戚
犯法無所縱捨時通第蓋為長安令亦以嚴整知時人
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
屈突通

以酢灌鼻

以醋灌鼻

見上

北史元弘嗣文帝時為幽州總管每鞫囚多以酢灌鼻
或絛弋其下竅無敢隱情

以車輻考偽官
以木手得姦款

北史畢義雲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海暉
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
北史李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
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
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
彪曾在領軍府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彪怒
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

肉餽餽

肉鼓吹

舊唐書敬羽肅宗時為監察御史以苛刻見委任嘗卧
囚于地以門關輾其腹號為肉餽餽
外史檣杵李匡遠為少府監性嚴刻一日不斷刑則慘
然不樂常聞捶楚之聲謂人曰此我一部肉鼓吹

駢志卷之九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戊部上

設壇具禮

設壇授策

史記漢王欲召韓信拜之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

南史陳宣帝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

一軍皆驚 詔出大驚

一軍盡驚

漢書蕭何薦韓信于漢王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

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

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去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

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

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

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

蜀主先主為漢中王遷魏延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

中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

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

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

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眾至請為

大王吞之先主稱善

舊唐書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伐宰相杜黃裳

以為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檢校工部

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

策奉天麟游諸鎮兵以討闢時有將專征者甚眾人人

自謂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在長安城練卒五千

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出師

用無闕者

勾踐式怒蛙

齊莊避螳螂

韓非子越王勾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言如
為之式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
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
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

淮南子齊莊王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
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
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
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抱朴子晉文迴輪于勇蟲
而壯士雲赴勾踐曲躬于怒蛙而戎卒輕死

手指周秦創痕

手拭凌統創處

吳志孫權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
酒到周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
輒記昔戰鬪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
者授以御蓋

又凌統字公績時孫權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能
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凌統率親
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
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
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絕統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

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
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吳書曰統創其權
遂留統于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
死

見士卒負擔帝分其尤重
見大將中矢帝親為吮血

舊唐書太宗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以填塹者帝分
其尤重者親于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
又太宗尅遼東師次白崖城命攻之右衛大將軍李思
摩中弩矢帝親為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勵
欲為治第辭以匈奴不滅

欲為造第辭以天下未平

漢書上欲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
家為也

北史周明帝以竇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
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

北邊良將

北間驍將

史記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北史賀拔勝多所克捷沔北盪為一墟梁武帝敕其子

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

如尚為雲中守匈奴不敢近雲中

廉范爲雲中守匈奴不復向雲中

史記馮唐曰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舍吏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後漢書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軍中號大樹將軍

陛下之大樹將軍

後漢書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嘗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南史馮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公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猜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訟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幕南無王庭

磧南無虜庭

并志

卷九

五

漢書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

北史楊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公其騎稍後于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輒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衛青七出擊匈奴

去病六出擊匈奴

漢書大將軍衛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

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

又驃騎將軍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吳子顏八戰八尅

唐休璟六戰六尅

後漢書吳漢字子顏與公孫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舊唐書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新知賊兵欲耀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剋

太公陰謀

太公陰書

太公陰符

論衡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

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漂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柰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六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稽留者若符事泄聞者告者皆誅之八符者主將祕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

術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又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去遼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問主書曰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國人徧聞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方罷而衛姬請罪

管子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纓絰之色也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言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

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

呂氏春秋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
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拜拜請衛君之罪公
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
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
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
之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
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范應侯說秦王遠交而近攻

封德彝請唐宗遠交而近攻

史記范雎初見秦王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
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
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
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于計踈矣王不如遠交而近攻
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
亦繆乎

唐書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我遠
緩急不可仗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
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計定而後圖之帝乃許

昏

蕭何獨收圖書

玄齡獨收人物

漢書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唐書房玄齡征伐未嘗不從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今我有玄齡猶禹也

陳平六出奇計世莫得聞
荀攸十二奇策世不盡聞

漢書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

魏志荀攸字公達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

去病對漢武云顧方略何如
晉武謂馬隆云顧方略何如

漢書霍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晉書武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
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
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
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

秉白旄以麾 尚書

把白旄以麾

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
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
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 任彥升令曰白羽一麾黃鳥
底定甲旣鱗下軍亦瓦解

武侯捉羽扇

顧榮麾羽扇

語林諸葛武侯與晉宣帝戰于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
著葛巾捉白羽扇指麾三軍眾軍皆隨其進止

晉中興書廣陵相陳敏反顧榮與甘卓等潛謀起兵攻
敏榮發橋斂舟于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
羽扇其眾潰散

韋叡執角如意以麾軍

唐永把角如意以指麾

南史韋叡與魏將楊大眼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
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
發洞甲穿中殺傷者眾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

中山王元英身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
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
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于城上厲
聲呵之乃定

北史唐永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天下之
志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把角如
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
嘗敗北

在軍常輕裘緩帶

臨陣常著帛展襦

見上

晉書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

者不過十數人

斛律金望塵知敵

周德威望塵知敵

北史斛律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
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

五代史周德威字鎮遠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
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其小字陽五
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

達奚武具知敵情

阿六拔揣知敵情

北史周文進圍弘農遣達奚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

騎遇卽交戰斬六級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周文復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周文遂從攻之

又韓果字阿六拔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周文由是以果爲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從平實泰於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

射矢聊城

飛矢易陽

魯連子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以矢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乃自殺

魏志太祖旣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徐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

過百萬之衆

勝十萬之衆

抱朴子昔魯仲連以書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衆也

晉書荀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一紙賢于十從事

一言賢于十萬衆

一言踰于十萬師

晉書劉弘傳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

北史世祖南伐魏釗直侍左右師次進南諸城未有下者釗乃進曰臣請問入城內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

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釗夜入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日開門出降自北而南望塵欵附世祖謂釗曰卿之一言踰于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於四表寔卿一人之力

孔帖馮盎或告盎叛太宗詔蘭謨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證諫曰王者兵不宜爲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爲辱盎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詣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證一言賢于十萬衆食其說田廣韓信度兵夜襲

唐儉諭頡利李靖督軍疾進

漢書韓信方擊齊酈食其謂漢王曰齊人多變詐足下
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
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
食其說齊王田廣以爲然迺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
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迺
烹食其引兵走

舊唐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
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
軍安修仁慰諭靖揣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
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張公謹曰詔許其降

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
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
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
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
先走部衆因而潰散

獨留屯田

始興屯田

漢書趙充國上屯田奏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
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
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蠻夷習俗雖殊于
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

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上卒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魏志建安元年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魏書曰

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給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于彊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

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郭元振以誠信待娑葛
郭子儀以至誠感迴紇

舊唐書郭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御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

帳哭之甚哀行弔贈之禮安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
好因遣使進馬五千匹及方物曰吾人與子儀同仇
又郭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
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于左
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迴紇曰謂
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
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
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
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爲害也乃傳
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
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于是迴紇皆

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酋領各飲之酒

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構戎使自讎敵

構虜使相猜疑

魏志田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
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
攻求援於豫豫恐遂相兼併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
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
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
從地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
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

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
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
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又牽招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侯望之備而寇鈔
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
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于是吏
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
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二萬
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
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
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

輿曳柴而遁

輿曳柴而從

左傳城濮之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
爲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
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又平陰之役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
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楚之羸誘我

賊之羸餌我

左傳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郟以待之隨人

馬志 卷九
使少師董成鬪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
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
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
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
曰季梁在何益鬪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
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
舊唐書封常清代高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
戰而勝常清逐之段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
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以虎皮蒙馬

以龍文被牛

左傳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
右師潰

史記田單被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
絲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
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
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
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

孫臏減竈

趙奢增壘

虞詡增竈

史記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若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乘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砍木下見白書乃

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又秦伐韓軍于闕與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

馬志 卷九
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
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
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
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
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關與之圍而歸

後漢書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虞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
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眾數千遮詡於陳
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
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
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
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

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
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又謂郡兵來迎眾多
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
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
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
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

吹笳解圍

吹篳退羌

晉書劉琨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
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

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洛陽伽藍記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
扇歌隴上聲琛爲秦州刺史羌叛屢討不勝琛令朝雲
假爲貧女吹箎而乞羌聞之皆流涕相謂曰何故捨鄉
并在山谷爲寇邪卽相尋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
如老嫗吹箎

宗典以鞭拂帝

李穆以策擊秦

晉中興書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爲成都王穎所害懼禍
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

雨晦冥遊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
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
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

北史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
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
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
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檀祗語左右打五鼓

梁武命僧珍打五鼓

南史檀祗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
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

馬六 卷九
上廳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間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候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為曉乃奔

散

又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

戮楊干僕

格舍中兒

左傳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 又晉

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杜注崇聚也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因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

後漢書祭遵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取民家一笠者斬

折逆旅匕箸者斬

蜀志呂蒙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于是軍

中震慄道不拾遺
舊唐書高崇文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徇

務飭井竈圍溷藩籬障塞

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

袁子或問諸葛亮所至營壘井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所速者也

又或問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

竹頭木屑悉令舉掌

竹頭木屑曾無弃遺

晉書陶侃為荊州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舊唐書王鏐長於部領程作有法軍州所用竹木其餘

碎屑無所棄皆復為用史臣稱鏐曰竹頭木屑曾無棄

遺作事有程儉而足用

蒲博必得
履屐亦得

世說桓公將伐蜀諸賢以為未易克惟劉尹云伊必能克蜀觀其蒲博不必得則不為

晉書謝玄傳于時苻堅強盛朝廷求文武良將安以玄應舉郗超知必不負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翰攻墨守

諸攻郝守

墨子曰公翰盤一作般為雲梯以攻宋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翰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

翰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翰盤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翰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

魏畧將軍郝昭築陳倉城會諸葛亮至圍昭不速拔昭為人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于城外遙說之昭却曰我識卿爾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

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瓦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爲穴欲踊出于城裏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朕復何憂乎

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距公輸之攻

見上

郎基削木爲箭剪紙爲羽解明徹之圍

北史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郎基固守乃至削木爲箭

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箭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楚莊圍宋盡七日之糧

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又韓非子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卽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

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出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尅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闔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也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拑骸而爨之子反曰噫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雖然吾

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

命

翦此而朝食

破之然後食

左傳師陳於鞏邴夏御齊侯逢牛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

馬元 卷九
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撥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後漢賈復從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軍咸服其勇舟中指可掬

城上鏃可拾

左傳邲之戰楚人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又獻帝紀天子走陝北渡河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唐書李愬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戍者不知也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枹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鏃可拾也

王翦度用伐荆兵數

奉世度用破羌兵數

史記秦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荆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潁陽見謝王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于是王翦將兵六十六萬人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

漢書馮奉世言于宣帝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

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

反虜無慮二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于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以將屯爲名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于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竝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

塞

樊噲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
臧宮願得五千衆立功匈奴中

漢書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以噲言爲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不復議擊匈奴事

後漢書臧宮以謹信質樸故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吾方自思之

李將軍不立部曲

史萬歲不修營伍

漢書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也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北史史萬歲不修營伍令士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

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

立幟壁中見者以爲趙將破

舉幟城上見者以爲唐兵登

漢書韓信背水之戰信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張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爲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于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舊唐書太宗臨白崖城西北城主孫伐音潛遣使請降曰臣已願降其中有貳者詔賜以旗幟曰必降建之城上伐音舉幟于城上高麗以爲唐兵登也乃悉從

亞夫堅卧不起

吳漢堅卧不動

漢書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周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旣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

後漢書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

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

公孫以杖擊地

元英以杖擊地

後漢書公孫述初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岑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郡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馬叡旬日

而至邵陽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八日而到庸城

九日而到甘城

晉宣帝紀帝潛軍討孟達八日到其城下達告庾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帝渡水破其柵八道攻之斬達首

又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

乘霧襲突厥

乘雪襲蔡州

并志

卷九

三三

舊唐書蘇定方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

又李愬襲蔡州是日陰晦雨雪士卒苦寒初至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近城有鶩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坎墉而先登敢銳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登其門留擊柝者黎明雪亦止愬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元濟曰是泗曲子弟歸求寒

衣耳俄聞愬軍號令將士云常侍傳語乃曰何常侍乃至於此田進誠焚于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乃檻送京師

流梯

投梯

于寶晉紀王濬治船于蜀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

陳後主紀後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隋文帝謂僕射高頴曰我爲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

使投梯于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

投鞭

折杖

載記苻堅入寇有諫之者堅曰以吾之眾旅投鞭于江足斷其流

又苻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當折杖以笞之

燧象

火牛

左傳吳師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

林注世族譜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之字未知孰是涉睢杜注睢水出新

至枝江縣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師是楚王西走

杜注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

史記田單被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焚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所觸盡死傷

乘象而戰

乘騾以戰

舊唐書林邑國以藤為甲以竹為弓乘象而戰王出則列象千頭馬四百匹分為前後又真臘國有戰象五千頭尤好者飼以飯肉與隣國戰則象隊在前于背上以木作樓上有四人皆持弓箭又波斯國乘象而戰

每一象戰士五百人有敗劔者則盡殺之
新唐書吳少誠為申蔡光等州節度地少馬乘驟以戰
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
鬪艦入草油灌其中
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吳志時劉備以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
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孫權權遂遣瑜
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時曹公軍眾已
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岬瑜
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
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
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
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
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郡

南史韋叡與魏人戰魏人先于邵陽洲兩岬為兩橋樹
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
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
叡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
縱火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斷橋水又漂疾
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

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
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
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
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于淮上叡積所
獲于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
數百里內皆有火光
數百里中皆為渡勢

北史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長孫承業討之楊侃請
為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會于恒農
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于此以待步卒
兼觀人情向背若迭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

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
殄戮人遂相傳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
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

又元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爾朱榮將
為還計欲更圖後舉楊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
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
皆為渡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從
之于是爾朱兆等于馬渚諸楊南渡顥便南走

沙城一夕而成

疑城一夕而成
曹瞞傳曰時公軍每渡渭輒為馬超騎所衝突營不得

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渭或疑于時九月水未應凍

于寶晉紀魏文帝之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

而成指治更圖對舉對則曰古今唱對入對夫望未去

起沙為城見上

伐柳為城北史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咎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以

絕糧運蠕蠕乃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

造遼水橋二日而就制六合城比明而畢

北史隋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何稠造橋二日而就

又隋何稠初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

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六旬而就

一夕而成

見上

唐景雲三年朔方總管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

虜南寇凡六旬而三城就

鹿角為營

鹿角為城

晉惠帝起居注王浚追石超軍于斥丘超持重不與戰

以鹿角為營

南史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于鍾離

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

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韋叡會焉賜以

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

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

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

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

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

于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

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

依馬跡以築城

依龜行以築城

搜神記昔秦人築城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將成而崩者

馬志 卷九
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以築城
城乃不崩遂以名焉

寰宇記張儀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
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所掘處成大池龜
乃復入于中龜每出則州境有賊刺史或病

燒鹿角

拔鹿角

魏志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
之相守連年次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
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
半助郃爲備所襲

江表傳曹公出濡須臨江飲馬孫權率衆應之使甘寧
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
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數
十騎北軍驚駭鼓噪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
萬歲

竿馬糞而飲

刺馬血而飲

後漢匈奴圍耿恭于疏勒城遂于城下擁絕澗水恭于
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竿馬糞而飲之

北史竇榮定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高越
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

馬志 卷九
二三榮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軍復振

蜀遺巾幘

魏遺巾幘

晉書宣帝紀諸葛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幘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又舊唐書杜伏威兵威稍盛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姥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垂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

一軍獨全

兩軍獨全

晉書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苻堅停項為六軍聲援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

舊唐書乾元二年王思禮領關內及潞府行營步卒三萬馬軍八千大軍潰唯思禮與李光弼兩軍獨全

何為斬壯士

柰何殺壯士

史記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

馬志 卷九
十三人皆已斬次及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

南史周鐵武語音侖重齋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及王僧辨討譽于陣獲之將烹焉鐵武呼曰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辨竒其言宥之

馬援據鞍顧盼

源懷據鞍執稍

後漢書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

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北史正始中有告蠕蠕率十二萬六道並進詔源懷北征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既訖乃于其庭跨鞍執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朝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

許褚瞋目盼超

典韋舉斧目繡

魏志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聞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

馬志 卷九 四二
盼之超不敢動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
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

又典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
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
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典韋
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
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

趙子龍大開營門

馮道根命開城門

趙雲別傳曹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
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
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後射公軍公
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
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
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

南史馮道根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
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
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
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
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

退

子龍一身都是膽

見上

王雅舉身悉是膽

北史王雅周文時從戰芒山時大軍未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周文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刺蛟數創

截蛟數段

志怪錄義興郡溪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於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蛟數創流血荆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
晉書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鄧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兩蛟繞船

兩龍載舟

呂氏春秋曰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涉江至中流有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而舟中之人皆活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幽明錄吳猛還豫章附載客船一宿行千里同行客視船下有龍載之船不著水

子羽擊兩蛟

菑丘殺三蛟

博物志澹臺子羽賫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壁右操劍擊蛟皆死旣濟三投

壁于河河伯三躍而歸之子羽毀壁而去

韓詩外傳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于天下遇

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于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

飲之其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

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東甯距踊

截腸復戰

左傳魏犇傷于甯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

將殺之魏犇束甯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

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獨異志彭樂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

腸俱出內之不盡截去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藉死者

三萬餘人

北史亦載

伏發嘔血鼓音不衰

舉衷流血呵進不止

左傳鐵之戰簡子曰我伏發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

也

東觀漢記祭遵為征虜將軍南擊蠻賊合戰中弩矢入

口洞出舉衷掩口血流衷中眾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

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胡景略一怒齒皆流血

張睢陽每戰齧齒皆碎

南史胡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

舊唐書張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皆裂血流齒牙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成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為鬼誓與賊為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聞君每戰皆裂嚼齒皆碎何至此耶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曰我為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

熊渠子見寢石以為虎射之没金

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射之飲羽

韓詩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没

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

論衡或言李廣便是熊渠未

詳是否

論衡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

漢李將軍見石以為虎而射之

周李將軍見石以為兔而射之

史記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

北史周李遠嘗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

七札皆微

許志

卷九

四

五甲洞貫

左傳潘旼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藝

舊唐書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于天山將行高宗內
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札者卿且射
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一矢復命

三箭懾虜

左傳平呂劍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
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

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
伏殺以一矢復命

唐書高宗時薛仁貴領兵擊九姓于天山時九姓有衆
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薛仁貴發三矢射殺
三人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後患並坑殺之更就
磧北安撫餘衆擒其將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
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
復更爲邊患

魯肅植盾

呂蒙持楯

吳書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乃命其屬曰

馬元 卷六
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
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
時變乎其屬皆民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
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
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
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度
不能制乃相率還

又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孫權亦
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
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
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于半州

奪稍

折槩

舊唐書尉遲敬德善解避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
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齊王元吉亦善馬
稍欲親自試命去稍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
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稍謹當却刃元吉終不能中太
宗問曰奪稍避稍何者難易對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
元吉稍元吉執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
又程知節爲王世充騎所逐刺槩洞過知節迴身換折
其槩兼斬獲追者

跳高六尺

距躍三丈

南史周文育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

又黃法軫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出入州郡中爲鄉里所憚

府州證康祖其夕在京

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

南史劉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以浮蕩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

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北史麥鐵杖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日反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

習勇

習勇

習勇

卷九

四

馬元 卷六 四八
左傳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鞏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又隋書周武帝勞宇文慶曰卿餘勇可以賈人也

九州春秋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

項籍力扛鼎

高渙力扛鼎

漢書項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 又廣陵厲

王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羆猛獸

北史齊上黨剛肅王渙力能扛鼎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

刮骨療毒

開肉鋸骨

蜀志關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于槃噐而羽割炙引酒言咲自若

南史長孫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 五代史長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工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魏文鴛勇絕人

晉文鴛以勇聞

魏志文欽中子倣小字鴛年尚幼勇力絕人

晉書段匹磾弟文鴛常為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仗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眾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

開四斛弓

彎五斛弓

南史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不虧傷

又晉安王子懋甚驍果能反手于臂彎五斛弓當世莫

能有者

持大棒前驅

持大棒衝擊

舊唐書高仙芝與大食國戰敗奔逸路隘人馬魚貫而奔會跋汗那兵衆先奔人及馳馬塞路不克過李嗣業持大棒前驅擊之人馬應手俱斃胡等退路開仙芝獲免

又祿山反兩京陷上在靈武詔李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遂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持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

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敵

執長刀當陣而呼

挾二矛策馬而渡

舊唐書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而冀其一生則我軍無孑遺矣嗣業乃脫衣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靡

又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城挑

戰龍仙捷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罵李光弼光弼登城望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白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要幾何兵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壯之終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兼請大將軍鼓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尅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跂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

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猪狗孝德發聲虓噉持矛躍馬而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近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而歸

執石人相擊

挾石獅踰牆

南史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羊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東魏孝靜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

以手挾殿沒指

以掌拓地倒行

見肉飛仙下

南史魏帝謂羊侃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
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

杜彪

程彪

南史杜疑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
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
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又程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肅前後所剋城壘率皆逆
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十萬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
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士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爲前
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彪

著翅人

鐵猛獸

肉飛仙

北史韓果窮討稽胡散其種落胡憚果勁勇趨捷號爲
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

又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最初建禪定寺其中幡
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相爲
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之拍竿而上直至龍頭
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
者駭悅莫不嗟異時人號爲肉飛仙光從帝攻遼東以
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
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

馬志 卷九
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

又蔡祐與齊神武遇於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鐵猛獸也皆避之

楊大眼勇冠六軍

傅豎眼頻致九捷

北史楊大眼爲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

又傅豎眼爲益州刺史旣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

元禮曰喚何物

思禮曰喚何物

舊唐書李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平馬城以拒賊元禮俟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逼賊軍返走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怠其寇而攻之光弼望見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賊大潰

又王思禮從哥舒翰征九曲思禮後期欲引斬之續使命釋之思禮徐言曰斬則斬却喚何物諸將皆壯之

壞汝長城

是我金城

南史檀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

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北史齊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
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豈是金城此
非也

賈雍失頭上馬還營

敬定喪元騎馬荷戈

成買斬首據鞍還營

錄異傳漢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出界討賊為賊
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

南史魏攻淮陽齊高帝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于王儉
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戶不朱斯白儉問故答
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

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及買與魏戰死首見斬
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錄異傳花敬定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

呼桓石虔來以愈瘡疾

呼楊大眼至以止兒啼

晉書桓石虔有才幹趨捷絕倫威震敵人時有患瘡疾
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立愈

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淮泗之間童兒啼者

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 又劉胡本以面均黑似

胡故名為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以爲名爲遠觀外操營具之小良御器不備防察則止
 恐之云勝大即至無不立止 又聞賊本以面也無以
 效勝財大知少百部軍和去收部部四之間童子深者
 皆謂曰賊本來以制之者皆立也

